

# 释读甲骨文,钱没那么好挣

玉渊杂谭

陈莹

最近,中国文字博物馆出台了一则悬赏公告:破译未释读的甲骨文可获单字10万元奖励,对存争议甲骨文作出新的释读单字奖励5万元。公告一出,引来了普遍关注,网友纷纷感叹,这堪称现代版的“一字千金”。

认一字,奖十万。这字却没那么好认。古文字释读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一方面,碳14加速器质谱仪等测年技术只能测出上下几十年的相对年代,很多文字需要在基本丧失了所有考古信息、材料本身也有许多损失、毁灭的情况下进行破译;另一方面,今之所知与古之所存相距甚远,在材料面前,研究者很可能受自身古

汉语水平和知识积淀的限制,陷入某种误区。即使是那些学界认定解读八九不离十的甲骨文,也存在大量待落实和商榷的细节。

古文字领域没有绝对的“权威”,大家莫衷一是、难有定论的情况并不罕见。孙海波先生编著的《甲骨文编》,在甲骨文研究领域是很有名的工具书,但在另一位研究大家唐兰先生看来,其中“认对的字还不到一半”。然而,唐兰先生对一些字提出的释读意见也非学界定论,而时有争鸣。

就像古文字研究者普遍认同的那样,一个古文字的成功考释,并非平地起高楼,往往是集思广益的结果,经常是甲说对了一点,乙也说对了一点,但每个人说的却又都不全面,多多少少有些问题。最后通过综合分析,才能得出一个包含最广泛可能性的合理解释,这个过程需要综合

语言学、历史学、考古学、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。有时,即使大家公认结论,也会被一个新出土材料推翻。

比如我们都熟悉方位词“南”。古人对方位的叫法和现在不同,《山海经》里记,“南方曰圉”。甲骨文里也有一片刻着四方名称的大骨版,上面的南方名写作“𠄎”,起初有学者把这个字释为“夫”,但无法解释其与《山海经》中南方名叫法不一致的问题,就推断在当时“夫”同“因”。也有学者将这个字释读作“因”,但因缺乏证据,被人质疑。1979年,山西长子县收集到一件有铭文的西周铜鼎,铭文上的“𠄎”字(释为“因”)引起了裘锡圭先生的注意。他通过对比其他取象与此相类的字形,结合多人的研究成果,才认定骨版上的南方名是“因”而非“夫”,与古书上的记载完全相同。

古文字考释就是这样,在漫无是非的谜题中艰难跋涉。很多学者穷尽一生,只能释读出寥寥数字,但即便如此,哪怕是现在的一小步,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一大步。然而令人悲哀的是,自悬赏公告公布,舆论的焦点似乎始终围着钱打转:媒体关注、网友讨论最多的,是奖金的多少,得奖的条件,拿奖金的程序是否合理……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研究本身。

在笔者看来,“悬赏认字”作为一种传播手段,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甲骨文确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然而,古文字释读还是要通过科学的学科方法论去论证,“有奖征集”的新闻难免会对公众有一定程度的误导,也很可能会助长学术研究的浮躁风气,甚至引来“伪学术”“伪成果”。在吸引公众关注甲骨文的同时,研究机构还需警惕,别让学术研究成了吸引眼球的噱头!

# 海洋的价值与中心不全在船上

读《海洋与文明》的一点感想与猜想

字里行间

尼三



《海洋与文明》是本“大部头”。开篇第一句写道,“我想要改变你观察世界的方式,具体来说,就是那种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世界地图——那幅70%都被蓝色所覆盖,而陆地则显得黯然失色的图像——来观察世界的方式。这种转变强调了从陆地走向海洋的过程,其中产生的许多趋势和模式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。”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卡伦·魏根说:“该书对全球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。借助关于船只、帆船、风向、海流、航海技术及海洋法的大量知识,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部从吃水线视角观察的生动的世界史。”确实,中译本内容涵盖古今中西,丰富而广博,介绍了许多和海洋有关的技术和知识,并试图在此基础上,重构一部全球史。

就阅读而言,此书带给人的体验颇佳,不仅获得了平时不了解的“冷知识”,而且能读到一些富有哲理的论断。比如,“人类历史的相当一部分与人类自身是否拥有出海口密切相关”,这无疑是一种洞见。又如,“不管是出于商业、战争、探险还是移民的目的,人类在技术和社会层面上对水上生活的不断适应,一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。然而,许多主流的历史叙述不愿意承认这一点”。这也给人启发,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长期与海洋爱恨纠缠的国度而言,认真思考作者这一判断,其意义不仅在于看透历史,更在于认识未来。

但是,我读此书还有一点不满足之处。作者似乎把笔墨过多地挥洒到了“技术”层面,而对“社会”层面分析太少,或许又因为这个缘故,关于“文化”或“观念”层面的内容就更少。实际上,从文明史的角度看,观念中的“海洋”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现实中的“海洋”。尤其在技术手段不发达的古代,人们对海洋的认识甚

至“想象”,有时候直接影响到他们面对海洋的行为,而技术显然是服从于行为的。

关于中国的部分为例。书中对中国的造船技术作了详细介绍,谈到陈朝有5层甲板的“黄龙”战船,隋炀帝由“龙舟、凤艚、黄龙、赤舰、楼船”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船队,甚至提到了拉纤。然而,这些内容,更像一种“水上生活史”,如作者所言,“起源于内陆的中华民族并没有以航海为导向,但是河流与运河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疆域扩张及国内稳定”,这固然也让人涨知识,但作为读者,在“海洋与文明”的标题下,更希望看到的还是关于海洋的内容,或者,内陆水上生活的技术、制度与海洋之间的关系,然而本书没有解答这些困惑。

书中提到了中国青铜器、敦煌壁画中的船只形象,读至此,令人感叹,如果作者从这里再延伸一步,对这些船只形象背后的观念或文化内涵做一点发掘,该有多好。因为这样的发掘,只有建立在对全球造船史特别是技术发展史的熟悉程度上,才有真正的意义,否则无非是以一种想象去塑造另一种想象罢了。而作者在这个领域具有广博学识,显然是很好的人选。

同样,书中讲到了甘英出使,并引用了那个让他最终选择从大海退却的传闻,“海水广大,往者逢顺风三月乃得度,若遇迟风,亦有二岁者,故入海皆资三岁粮。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,数有死亡者。”作者的叙述止步于此。实际上,钟叔河先生在《走向世界》,张绪山先生在《甘英西使大秦见闻希腊神话传说考》中都做过考证,这个让甘英害怕的故事,并非讲述者编造,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海妖塞壬的典故,据说她用自己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刻失神,船只就会触礁沉没。你看,事情就是这么奇妙,西方人关于海洋世界的想象,阻止了东方人向海洋迈进的步伐。如果作者沿着这些问题继续开掘,或许能使本书更具“全球史”的意义。

或许因为船占据了论述中心,书中另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反而遭到遮蔽。比如,作者谈到了东晋的法显,以及这位佛家弟子的海上旅行见闻;作者还介绍了唐代的内陆航运体系,高句丽的征伐,佛教在日本的传播,并以一节篇幅叙述了日本僧人圆仁入唐“求法”的事迹,却不知为什么,没有提到鉴真东渡。按说,古代中国有数的几次涉足海洋的记载中,鉴真应占有一席之地,所以被忽略,大概作者认为鉴真东渡在技术层面上特别是造船技术上乏善可陈吧。这虽然只是我的猜想,但从书中对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的评价可窥得一二,作者说这本书“提供了对中国内河航运、东北亚海上贸易网络以及唐朝官场的细致观察。但遗憾的是,圆仁很少提及他所乘的船,仅仅提到了使团中的使节及随行官员”。

然而,作为读者,我比较遗憾的是,书中过多地提到了船,毕竟,海洋的价值与中心并不全在船上。

# 勇

总统为了家人而放弃了国家利益和反恐底线,这是美国人民能接受的英雄价值观吗?

周末,点热。猫在家里开着空调看电影。喜欢看美国大片,看热闹不怕乱子大,看着美国人在电影中能捅多大的乱子。果然,找到了两部片子:《空军一号》和《奥林匹斯的陷落》。

在这两部影片里,美国总统天上、地下被绑架,空军一号空中爆炸,白宫被炸塌了一半,国外的恐怖分子占领了总统的地下指挥所,顺着把前来访问的韩国总理都给毙了,遍布全美的核导弹在发射井里开始自爆倒计时……

看来,李总统开闸已经成为好莱坞的重要主题。但其实,美国的电影文化中,还是注重“英雄主义”的。《空军一号》把总统塑造成英雄,《奥林匹斯的陷落》靠一个“保镖”拯救了总统和整个美国。到现在,还没有一部把总统演成坏蛋的影片。以后会不会有?照这么下去“我看可以有”,这个想法有点“不怀好意”。

英雄主义,应该是全人类的核心价值观。何为英雄?肯定得有异于常人之处。以一当十的身手,临危不惧的胆量,视死如归的气概,舍生取义的精神……当然,剑胆琴心、柔情似水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
英雄首先得是人,没有人性人情就不是真正的英雄。《空军一号》里的美国总统,放弃了从飞机上逃生轮逃生的机会,和一群混进空军一号的恐怖分子殊死搏斗。可是,当恐怖分子以总统的妻女为人质相挟持,置自己生死于不顾的总统,竟然放下了武器投降了……

清,车祸之责不在总统的贴身保镖麦克·班尼,但总统还是把无辜的班尼调走了。恐怖分子绑架了总统,枪杀了韩国总理,又攻陷了白宫。已经被调职的班尼用自己的指纹和密码打开了总统办公室。在自己家里连咖啡都找不到的班尼,在总统办公室熟练地打开了藏有卫星电话的密柜,找到了各种武器,还和美国的临时政府取得了联系。

在代表着美国最高权力的临时指挥部里,有议长代理总统、陆军参谋长以及白宫特勤组长、国土安全部、国防部、中央情报局等核心部门的高官……可面对着被美国总统当人质的恐怖分子,他们一筹莫展。代理总统对班尼说,总统还在坚持,但总统的儿子也在白宫,如果孩子被恐怖分子抓到,对孩子进行折磨,那就谁也提不住了!

总统自己不怕死,但是怕儿子死。于是,班尼的当务之急不是解救总统,而是寻找总统的儿子。好在班尼原来就经常带着总统儿子在白宫玩捉迷藏,他在孩子经常藏身的地方找到了总统儿子。“折磨孩子,谁也提不住”的后顾之忧被解除了,剩下的就是甩开膀子大开杀戒了……

几十个恐怖分子逐一倒在班尼的枪下、刀下和拳脚之下。以后别再吐糟咱们的抗日神剧了,美国好莱坞电影也是这个套路啊。

影片中,两位美国总统的软肋都是亲人,在国家利益与亲人生死之间,他们居然都会毫不犹豫地割舍国家!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大义灭亲”是格格不入的。

# 胡适:不只在哲学“铺子”里耍花枪

桂下漫笔

陈静

107年前的8月,差不多也如现下一样的炎热时节,19岁的胡适考取了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,正准备搭乘“海上官船”号前往美国。登船之前,胡适的二哥特意从东北赶来送行,叮嘱他在去美国之后要修读一些诸如铁路工程、矿冶工程之类的实用之学,切不可选那“不切实用的文学与哲学”。但胡适后来到底是辜负了二哥哥的殷殷嘱托,因为他实在对所谓的“实用之学”兴趣不大。虽然在康奈尔大学他先是折中地选择了农科,但有些天生的兴趣偏好注定无法在后天培养。一年半之后,对农科兴致索然的胡适终于还是弃农学文,主修哲学,副修英国文学和经济。1915年,他获得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机会,师从实用主义学派的大家杜威继续攻

读哲学博士学位——命运在这里显得颇为幽默,这趟赴美求学,他既没有听从二哥哥的建议选择“实用”的工学,也没有完全倒向“不切实用”的文学,最终却笃定地钻研起了实用主义哲学。

1917年7月,学成归国的胡适抵达上海。他既没有带回什么实用的农业栽培技术,也不懂路矿之学,却给国人带回了一套实用的方法论。今天看来,这套方法论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治学之道影响很大,“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”是这套方法论最为简洁、也最耳熟能详的一个版本。

这套方法论的形成以杜威的“思想五步说”为基础:第一步,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疑难的境地;第二步,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何方;第三步,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;第四步,决定哪一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方法;第五步,证明。胡适认为五步中的前两步只是为了引起第三步——假设,而后两步则是为了验证第三步,所以这五步完全

可以被概括为“假设”和“求证”两个步骤。那怎么样用好这两步呢?便是既要大胆,又要小心!因为“假设不大胆,不能有新发明”,“证据不充足,不能使人信仰”,小心方能给出确凿充足的证据。

有人说,胡适在纯哲学研究领域内就像是一位过客,在哲学“铺子”里选购了几样东西,就匆匆离开了,然后将这几样东西耍了一辈子。这仅有的“几样东西”里,其中一样就是科学方法论。的确,在很多领域,胡适都将这种方法“耍”得很好看,比如他用这种方法提出假设、论证假设的思维方式进行去考证《水浒传》和《红楼梦》,论证中国的文艺复兴,解释佛教、禅宗等诸多宗教史上的难题,并且本着“鸳鸯绣了从教看,且把金针度与人”的态度,在很多文章和演讲中进行不遗余力的宣扬。从最早在少年中国会上对年轻人提出殷勤希望,到晚年任台湾大学作《治学方法》的专题演讲,胡适讲这个方法讲了几十年。当然,他的宣扬

起到了显著的效果,先假设再求证的科学方法论很快被很多知识分子奉为圭臬,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王国维和陈寅恪都对胡适用“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”的方法进行小说考证表示赞许。顾颉刚、罗尔纲等人则是在胡适的影响下,用这种方法推进了自己的研究。

在他去世的头三年,为了向比较哲学提出一些历史研究法,胡适参加了美国夏威夷大学主办的1959年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大会,宣读了他的论文《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》,他说,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伟大的遗产,即冷静而规范的探索、严格的实证思维和研究、大胆假设而小心求证的科学传统。尽管后人公认他为著名的文学家、历史学家和哲学家,但如果胡适泉下有知,想必他更喜欢被称为“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国哲学家”。这个头衔,可不是谁都能当得起的。

# 秋宜何处看?

诗话节气

李玉婉



唐人司空曙用“九陌浮埃减,千峰爽气携”描摹秋日的光景,虽说风中已微染了秋意,但仍“向风稍动,近日犹残”。立秋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秋天。古人以五日为一候,三候为气;从现代气象学上说,当地连续5日的平均温度在22℃以下,才能算是真正进入秋季。《管子》有言:“秋者,阴气始下,故万物收。”立秋时“云天收夏色,木叶动秋声”,万物收敛生机,阴意满地始杀万物。待“初候凉风至,二候白露降,三候寒蝉鸣”,真正的秋天也就来了。

立秋节气正夹在大暑与处暑之间——到“处暑”,才算真正“出暑”。立秋之际,暑热未散,秋凉时至,摇扇纳凉之时,长问“秋宜何处看?”

扇摇摇曳,凉意渐渐升腾,夜茶一盏,蝉鸣数声。这样的夜晚,凉风引来对故人的思念,激起淡淡的哀愁。

这风渐渐还是要萧索的。白乐天登临乐游园,“独行独语曲江头,回马迟迟上乐游。萧飒凉风与衰鬓,谁教计会一时秋”,悲秋怀己,万物肃杀之气也蕴藏在这秋风萧瑟之中了。

看秋在大雨白露后。“大雨之后,清凉风来,而天气下降茫茫而白者,尚未凝珠,故曰白露降,示秋金之白色也。”风雨至,白露降,农谚有云:“立秋无雨秋干热,立秋有雨秋落落。”立秋之雨化开了暑气之闷,“解衣开北户,高枕对南楼。树湿风凉进,江喧水气浮。”杜甫一首《立秋院中作》,写自己解开衣襟、开窗而卧,看雨水打湿树木,江面水汽升腾,享受秋雨带来的爽快。

随着秋雨浓密,空寂之感渐生,“松斋一雨宜清簟,佛室孤灯对绛纱”,唐人李颀在立秋时由京城回家,触目所见,是那秋雨、佛寺、孤灯,触发无限深沉与悲凉。“病

眠夜少梦,闲立秋多思。寂寞余雨晴,萧条早寒至。”白居易缠绵着愁、病、秋、雨,化不开的寂寞与萧索在一阵秋雨一阵寒的寥落中漫延开来。

听秋在寒蝉鸣泣之时。蝉生于暑,夏日蝉蛻在路上随处可见,入秋之后,耳听目遇,更多的是寒蝉凄切。清秋别离,渐渐低沉的蝉声牵动着人的思念与怀想,“故人千里,新蝉三两声。城中曲江水,江上江陵城。两地新秋思,应同此日情。”白居易的《立秋日曲江忆元九》将立秋日的怀念之情寄在江水中,寄在蝉鸣中,寄在秋思中……

立秋后,秋色在清夏的浓荫中一点一点濡染开来。正是这“渐渐”升腾起的凉意,浸润在凉风、清雨、白露、寒蝉间缓缓而来,冲淡了季节更替的伤感,悲秋寂寥在似有似无间溢出,让人觉得,立秋,就是凉寒间那一刹那的转变。还未到感深秋之悲、哀晚秋之痛之时,秋宜何处看?可缓缓而歌,徐徐图之。